紅樓復夢/0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四回　林主管操持售宅　美裙釵談笑救焚

下一回▶

話說趙先生凝心靜氣寫著稿子，隨寫隨改，直鬧到上燈方才完結。將稿子謄了一張出來，遞與林之孝道：「大爺請看，必得這樣寫法才是正理。」林之孝接著念道：

立賣契賈環。今因奉母命南歸，京中住屋無用，除賜第外，將祖遺自置房屋、花園，憑祝大宗伯居間賣與大司馬劉老世伯為第。外自石獅以前五丈五尺起，至四面圍牆基地，以及宅內廳堂樓閣、台榭亭池、上房下屋、樹石花園，均係本家契買舊屋，自行建造，並無借地蓋屋，霸產侵鄰等弊，亦非因貧賣產，隱契瞞族及一切違礙事故。自賣之後，聽憑劉處更屋改向，拆修添造，不涉本家之事。屋內自上連椽瓦，下接地基，以至內外大小粗細什物、鋪墊等項，另有交單，一並在內，共收房價京平紋銀十萬兩整。其銀立契之日，當面收訖。此係兩相情願，並無異言。所有賜第冊檔、買房老契及一切總帳檔子內，有圈出者係本家自行帶去之物。不入交單，其餘並交劉處點收管業。

本家族中並無加找回贖之事。欲後有憑，立此賣契存照。

林之孝念完，說道：「甚好。請先生照著謄出一張來，我送去回太太。」趙先生道：「且吃了晚飯再寫罷。」林之孝想了一想道：「也罷。橫豎今兒不能到宅裡去了，吃過飯慢慢再寫。」叫小子們擺杯筷、斟酒。趙先生又喜飲一杯，同林之孝兩個吃到二鼓方

散。吃茶漱口，換上新燭，趙先生端端楷楷又寫了一張，一字不錯，遞與林之孝收好，說道：「夜已深了，明兒再寫罷。」林之孝命小子點著燈籠，送先生過去，一宿晚景休提。

次日一早，林之孝到劉大人宅裡，見門上陳七說道：「大人下朝來家，拜托七哥上去回一聲，說今兒成交房子，我趕飯後過來。」陳七答應，林之孝略坐了一坐，趕著來到榮府。見有許多人在那裡打掃，林之孝知道今兒是新姑爺上門磕頭，吩咐收拾乾淨。走到垂花門，是董嫂子、吳嫂子該班，問太太用過早茶沒有，董嫂子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剛上去請早安，不多一會兒才送上茶去，大爺且在這裡坐坐，候撤了茶再上去。」

林之孝就坐在垂花門小炕上。

董嫂子笑道：「我有句說話要對大爺說。昨天聽見人說，劉大人有五百銀給底下人的茶錢，將來你姪兒要求大爺格外看顧他些。再者還有咱們上房的人，劉大人倒沒有提起。真個咱們這些姑娘、嫂子們就不是個人？這幾年，瞞不過林大爺是深知道的，咱們還有點兒什麼出息嗎？說起來要叫大爺笑話，前日撕了點兒布做鞋，要三十大錢也借不出來，真是可笑。近來還虧著寶二奶奶同四姑娘私下裡幫補咱們點兒，這不是身上的舊紗衫子同這條夏布裙子，還是四姑娘給我的，可憐我的夏衣也叫你姪兒當的精光。這幾天立過了秋，早晚就很涼快，咱們跟著太太到了道兒上去不要凍死嗎？」吳家的笑道：「你說了半天話，總沒有說到正經話頭兒上來，橫豎林大爺也很知道咱們的苦。不用說哩根兒拉跟兒的話，總要林大爺去回劉大人，也照他們外邊的樣兒，給咱們五百銀就完了。他若是不肯給咱們銀子，沒有別的，將上房的東西糟蹋他一個稀糊腦兒爛。」林之孝笑道：「嫂子們都不用著急，這件事總交給我，必叫嫂子們都過得去。這裡面也要分出個層次來。像嫂子們有差使辛苦些兒的，自然要多點子，那個沒有差使閒著的，又少些兒。

我自然有個主意，等過了這一半天，我送進來給嫂子們就是了。

若是有別的嫂子、姑娘們提起這話，二位嫂子只管將我的話對他們說，橫豎在三五天以內我必送來。」董家的再三稱謝，說道：「上房撤茶了，咱們上去罷。」林之孝起身，跟著董嫂子上去來到上房卷棚下，見趙奶子抱著慧哥兒，唐奶子抱著毓哥兒都剛出來，哥兒們手裡拿著餑餑。慧哥兒瞧見，趕忙叫道：

「林大大。」毓哥兒聽見，也接著叫」林大大。」林之孝笑著，忙過去拉拉兩個小哥的手說道：「哥兒們好！」奶子們代答應了好。董嫂子出來說：「太太叫林大爺進去。」林之孝忙放了手，跟董嫂子掀著簾子進去，見太太坐在碧紗[redacted]裡，大炕上擺著多少禮物。林之孝跪下請安，見過三位奶奶、姑娘，在懷裡取出契稿，遞與董嫂子送上太太。王夫人命珍珠朗念一遍，說：「倒也罷了。祝大宗伯上再加』姻伯』兩字。」珍珠答應，取筆添上。王夫人吩咐送過去請大老爺刪改酌定，趕著謄寫清楚。林之孝答應，接了退身出去，往寧府來見賈赦同珍大爺們商酌契紙。

王夫人道：「咱們也該早些收拾，恐桂太太們來的早。」寶釵道：「差人去請珍大爺同蓉哥兒們也要早些兒過來。」平兒差媳婦們去問大廳燈彩鋪設可曾收拾完結，一面著人去請珍大爺。珍珠笑道：「今兒平丫頭又是親家太太，又是老丈母，連頭髮根兒上都收拾的光亮體面。」王夫人點頭笑道：「平丫頭這丈母倒是做的很有道理，不虧他在劉姥姥莊上吃那幾天小米子粥，好容易掙下這個丈母來，也是他一番苦心得來的，怎麼不叫他大樂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樂是應該他大樂，別樂大發了，將小舅子樂了下來。」李宮裁笑道：「平丫頭一會兒做親家太太，你們兩個別傻頭傻腦的，叫他臉上下不來。」珍珠道：

「那倒論不定，叫他這會兒好好的給咱們拜拜，一會兒讓他體體面面做丈母。不然橫豎等著姑爺磕頭的時候，准叫他磨不開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何苦來呢！駭的平丫頭連飯也吃不下去。」宮裁道：「平丫頭，就給他兩個拜拜，這又算什麼呢？「平兒道：「使得。」站起身來向著寶釵、珍珠兩個拜了兩拜，引的王夫人大笑，說道：「平丫頭忒膽小，說是這樣說，他兩個好意思鬧你嗎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太太還不知寶妹妹同四姑娘，他兩個說得出就做得出。我見了他們兩個，我就草雞了。」

大奶奶笑道：「我看不出平丫頭這麼一個能乾人，倒怕定了他們兩個，這也是怪事。」正說著，董嫂子來回林之孝要見，王夫人吩咐進來。林之孝回道：「大老爺同珍大爺都瞧過了，說道『很好』。叫奴才去謄寫清楚，送到寧府畫押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你趕著去辦。」林之孝答應，出去辦事。上房裡吩咐傳飯，太太坐下剛舉杯箸，有該班的姑娘回說，珍大奶奶同蓉大奶奶過來。只見婆媳兩個笑嘻嘻走進屋來挨次請安，姐妹各見禮問好。王夫人吩咐坐下，一同吃飯。珍大奶奶道：「已經吃過，早些過來候接新親家。珍大爺們也就過來，等接姑爺。咱們在這兒喝茶。」於是，王夫人們用飯不表。

林之孝到了家裡，就將趙先生請過來，照著謄寫正契，陪先生用畢早飯，命小子拿

著拜盒先進榮府回過太太才到劉大人宅裡來。到宅門上，陳七、蔣三說道：「大人下朝回來，吃過早飯出門拜客剛才回來，正在這兒等你。」林之孝說：「很好。請七哥上去回大人說我要見。」陳七道：「你且坐坐，我就上去。」不多一會，趕快下來相請，林之孝命小子端著拜盒，跟著上去見劉大人請過安，劉尚書命端杌子過來坐下。林之孝將前後說話交代一遍，劉尚書甚是歡喜。林之孝接過拜盒，取出賣契送上。劉大人接著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很好，乾淨簡絕之至。」林之孝將所有一切俱交代明白，說道：「大人瞧這契上沒有什麼更改的字樣？」劉尚書道：「並沒有要改的字樣。」林之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下人趕著回去，請大老爺畫了押再來領銀子罷。」尚書道：「是極。我在這兒等著。」林之孝忙著出來，蔣三道：「這兒有現成快車，大哥坐了去罷。」吩咐將車磨了過來，林之孝坐上快車，飛攆而去。先到寧府，見賈珍回明說話。珍大爺接了契紙，到上房來見大老爺，賈赦又細細的瞧了一遍，點頭稱是，畫了押。珍大爺到自家屋裡也畫了花押，又叫蓉哥兒畫押，自家拿著出來，交給林之孝說道：「環哥兒、蘭哥兒的花押，你去請太太畫罷。」林之孝接在手內，轉身出來坐上快車，又到榮府來見太太。將契紙呈上，請太太畫押。王夫人看過一遍說道：「蘭哥兒的押叫大奶奶代畫，環哥兒的寶丫頭畫了罷。」兩位奶奶取過筆來，當著太太各畫了花押，請太太過目，命嫂子們交給林之孝接著，辭了太太出去，坐上快車來到劉宅，同著門上一直進去，見了劉尚書雙手交代。

劉大人接在手內細看了遍，讓主管坐下。小子們送過茶，劉大人道：「實在費老主管的心了，我甚不安之至。」在身邊取出幾張銀票來，說道：「這一張是恒泰號的三萬兩，這是義興號的三萬兩，這是合泰號的二萬兩，這是祥茂號的二萬兩，其十萬兩。這一張是口兒外錢店裡的五百兩，他是義合字號，這是眾位二爺的茶錢。這一張是資順布字號的二千兩，是送老主管的勞金。」林之孝忙站起來，再三推讓了一會，只得跪下謝謝。隨將那四張十萬兩的票子收在靴頁裡面，說道：「這幾處大字號都是寧榮兩府的舊底子，這資順布行也是認得的，大人辦事真是安靜。過了明日，大人差人過去收點東西罷。」劉大人笑道：「點什麼，等太太幾時起身，我搬了進去就完了，又何必點呢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大人雖是這樣吩咐，但是一日不交代，太太同下人們一天要惦記著。況且交代了好收拾起身。」

劉大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後日差人過來收點罷。」林之孝答應著，隨即謝過劉大人，出來到了門房裡坐下。此時只有蔣、陳兩個門上，同著兩三個體面爺們都殷慇懃勤的同林大爺扳談說話。林之孝將手內一張五百兩銀票遞與兩位門上，說道：「這是請諸位哥哥們的一個茶敬，恐有不到之處，總要求諸位包涵照應。」陳七道：「林老大，咱

們哥兒講起這個來了嗎？」林之孝道：「老七，咱們哥兒們不是一年半年的朋友，你還不知道我林老大的為人嗎？這又算個什麼呢？不過眾位朋友面上敬點心兒。」蔣三同眾人道：「既是大哥說了，咱們竟領這情罷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剛才那車甚快，我這會兒還要坐去。」蔣三道：「本來叫他在這兒伺候著送你回去。」林之孝隨即辭了眾人，出來坐上車，對車夫說了要到這幾處大字號去走走。

車夫應允，趕著快車挨家都去對了銀票。這幾處字號，都是林之孝的舊好，賈府的伙計。林之孝將這些銀票照對明白，坐上車一直來到榮府，賞了趕車的一個錁兒。走進大門，見珍大奶奶們的車都在這邊。林之孝叫董嫂子同進去見了太太，將銀票呈上。王夫人命寶釵瞧了一瞧，說道：「都是咱們家的舊字號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將兩張多的收著，那兩張且交給林之孝，等我開出單子照著去辦罷。」寶釵答應，將兩張四萬兩票子親自交給林之孝收著，自家將那兩張收好。

林之孝剛出垂花門，遇著珍大爺進來問道：「成交了嗎？「林之孝答應：「已成交，過了明兒，他們來收點東西。」珍大爺點點頭，一直進去。嫂子們回說太太在綠竹齋。賈珍聽見，帶著蓉哥兒就往綠竹齋來。聽差姑娘回過太太，賈珍進去請安，見過大嫂子、璉二奶奶同珍珠，眾人問大哥的好。蓉大爺過來也都請過安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們爺兒兩個就坐在那兒罷。」眾人坐下。珍大爺笑道：「璉二妹妹今日大喜，做丈母了。」珍大奶奶笑道：「他是賃來的丈母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璉丫頭做丈母，你們個個都要臊他個皮兒。他這丈母不是賃來的，倒是個實實落落升補實授的丈母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太太說的不錯。」賈珍道：「一會兒姑爺在那兒磕頭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是大廳上罷。等他來了，你領著他先去給大老爺、大太太磕頭，再過來見禮。」賈珍道：「剛才大老爺、大太太吩咐，叫先在嬸子這兒磕了頭再過去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自然要先見過了爺爺、奶奶，這才見咱們是個正禮，也沒有先見我的道理。」珍大奶奶道：「太太的話說的很是。橫豎祝太太們都是講理的，別叫他們笑話。」正在說笑，吳家的慌慌張張跑來回道：「大廚房裡走了水。」眾人聽見，魂都嚇掉，趕忙一齊站起，往外就跑。珍珠飛跑出了垂花門，竟在大廚房門口。只見煙霧騰騰，熏人撲面。那些廚子、家人都手忙腳亂，沒有了主意。珍珠忙對周貴道：「火才燒起，趕著將氈子打濕握上，再等一會兒燒成了場，就不好了。」又高聲嚷道：「誰出力救滅了火，賞他三百銀。」眾人聽見四姑娘吩咐，趕忙七手八腳的人人出力，將這宅裡三四口井的水，都打的稀渾。

此時林之孝剛到了家裡，聽見這個信兒，直急得要死，趕忙往宅裡來。遠遠望去那煙不大，心中略放下些兒。跑進宅子去，靜悄悄的一個人兒也不看見。到了宅門口，只

老趙一人在那裡，說道：「廚房裡走水，他們都去瞧熱鬧去了。聽見四姑娘賞三百銀，人人都想著發財呢。」林之孝急急忙忙跑到廚房門口，只見滿房子上都是人。珍大爺領著人在那兒潑水，蓉大爺拽著衣服，也站在房上吆喝著拆棚。四姑娘同室二奶奶站在一個大石磯上，瞧著他們拿水潑氈子。太太們一堆兒都遠遠站著瞧呢。

林之孝先到太太面前安慰兩句，趕忙過來，看見火已撲滅，椽子上不過冒煙。走到廚房裡去瞧瞧，原來是燒燎爐上不知怎麼火冒上來，引著那根戧柱燒著幾根椽子，這間屋上的瓦全都拆掉。走到廚房去瞧瞧，那兩個老廚子笑道：「大爺受驚了。虧得是燒燎房鬧事，還不相干，若是咱們廚房裡鬧起事來，不要說是酒席吃不成，接著院子裡的棚上一著，那不用說，這會兒還有說話的空兒嗎？這真是太太的福氣。先前初著起來的時候，火勢順著戧柱往上直攛，偏我在這裡做著活。只要拿一件衣服在水缸裡浸一下，往柱子上一掃就得了。他們盡瞪著眼兒瞅著他。趕我知道出去一瞧，那火已上了椽子，那些人都沒有了主意，我也狠狠的著了急。後來四姑娘出來吩咐道：『誰救滅了火，賞三百銀。』這些人聽見有銀子，連命也不要了，七手八腳的一齊動手。火在上面，煙燻著難以著力，寶二奶奶吩咐，揭一片瓦賞十個大錢。一會兒將瓦揭了半邊，這才一齊用力將火救滅。又加著珍大爺、蓉大爺領著眾人不住手的潑水。

恐連著外邊，又趕著將過道的棚拉掉半邊，這會兒才放心。」林之孝道：「我剛才到家，打雜兒的來通信兒，將我急了個要死，趕忙跑出來。遠遠的瞧了瞧，煙還不很大，心上才略略放下些兒。到了門上，趙大爺對我說，才知是四姑娘出重賞，將火救滅了。真是太太的福氣，不然還了得嗎？幸而你們廚房裡沒有驚動著，天氣乾燥也得小心。這會兒房子已經給劉大人了，保佑著平平安的交代了給他。太太起了身，咱們才敢放心。」姜廚子道：「咱們的房子給了人嗎？」林之孝道：「給了兵部尚書劉大人。」姜廚子道：「咱們也有點兒規例，這明兒向誰去要呢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凡有一切，都向我要，是我一個人兒開發。」老姜笑道：「既是大爺管這件事，還有個不疼我們的嗎？大爺怎麼吩咐怎麼好。」林之孝道：「你們都放心，若是有朋友們提起這件事，你只管叫他們來找我就是了。」老姜連連答應。

林之孝道：「今兒是新親家太太上門，一會兒的酒席留點兒心，別鬧些蒼蠅在裡面，鬧的一股兒鹽一股兒淡的。等你打發完了，我再請你喝酒罷。」老姜道：「大爺放心。我在這宅裡二十多年，只除了那年老太太的壽日那一天我多喝了口兒酒，誤了事，鳳二奶奶動氣，叫來二爺打了我十五個嘴巴。除了這一磨兒外，從來沒有誤事。大老爺那邊蓉大奶奶開喪，老太太喪事，寶二爺做親，老爺出殯，我那磨兒鬧過了事沒有？這是大

爺深知道的。」林之孝道：「那是我知道的，你也是這宅裡的老人了。太太們都在外面呢，我去瞧瞧，等閒著咱們再說罷。」

林之孝說著，走出外間，看見椽子、樑上都冒著煙，那些人正往下潑水。那爐上燒豬、燒肉、燒鴨、燒雞都鬧的魆黑，趕忙低著頭跑了出來。看見地下全是泥漿子，寶二奶奶同四姑娘都還站在石墩上，吩咐往下潑水。林之孝走到面前，說道：「這件事，全虧四姑娘同寶二奶奶出了重賞，眾人才齊心出力，不鬧成大事。想起來令人可怕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我同寶姐姐有什麼功勞？全仗是太太的福氣。」林之孝道：「雖是仗太太的福氣，也是姑娘同奶奶的才情。這會兒火已滅了，請二奶奶同四姑娘進去罷。這裡有我們在這兒照應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也罷，咱們進去收拾收拾，鬧了一腦袋的灰。」珍珠道：「酒席沒有糟蹋嗎？」林之孝道：「我瞧過了，倒沒有動一點兒。就是燒燎東西全用不得了。那趕著辦起來也還容易。」寶釵同珍珠走下石墩到垂花門口，太太們還站在那裡，寶釵笑道：「太太受驚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幾乎不把我一個心跳了出來，這會兒身還是發著顫。」珍珠道：「太太同諸位嫂子、姐姐們發顫都不相干，我就惦記著老丈母，不知道小舅子唬著了沒有？」珍大奶奶笑道：「咱們家裡當日是鳳姐兒的膽量好，不拘遇著什麼大事，他從不著急。這會兒是四姑娘同寶妹妹，他兩個的膽量也賽得過鳳姐兒，才情也對得過他。」寶釵道：「探妹妹的才情、膽量也就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別在這裡說閒話，寶丫頭進去收拾收拾頭上的灰。」珍珠道：「太太也進去罷。」王夫人吩咐「請蓉大爺下來罷，別站在房上了。」嫂子們答應，過去對家人說請蓉大爺下來。家人們扶著大梯子，照應慢慢的走了下來。賈珍吩咐打雜的，將地下破碎磚瓦、木頭席片、一切零碎灰土立刻打掃出來，將那幾牀氈子用水浸透，裹在那燒過的椽子上。又叫人將拉倒的棚，仍舊收拾妥當。林之孝瞧著他們立刻搬的搬，抬的抬，十分鬧熱。王夫人們到綠竹齋坐下喝了茶，這會兒心才放下。眾人都給太太道驚，珍大爺、蓉大爺也道過了驚。賈珍笑道：「今兒大虧四妹妹同寶妹妹出了重賞，人人出力將火即救滅。不然竟不可解了。」王夫人正要問重賞的事，董嫂子飛跑進來回道：「親家太太同祝太太到了。」珍大爺領著蓉哥兒出去接新姑爺，王夫人同璉二奶奶趕著出去接親家太太。珍大奶奶將李宮裁袖子一扯，不知說句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